

殖民地區民族問題的
基礎知識

譯 明 陳

殖民地民族的 問題

基礎知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發行

目次

引言

第一章 殖民地民族的形成及其要求

第一節 民族是甚麼

第二節 殖民地的形成

第三節 殖民地民族的結成

第四節 民族自決權要求的意義

第二章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與殖民地的支配

第二節 殖民地的各種類型

三六

二七

二七

二一

一三

七

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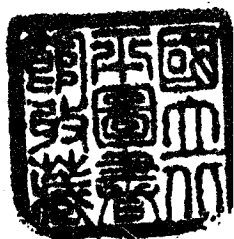
| | | |
|-----|------------------|----|
| 第三節 | 帝國主義怎樣壓迫殖民地民族 | 四二 |
| 第四節 | 爲爭奪殖民地列強間對立的激化 | 四六 |
| 第三章 | 殖民地社會的榨取機構 | 四九 |
| 第一節 | 殖民地的『社會的金字塔』 | 五〇 |
| 第二節 | 殖民地農業的特質 | 五三 |
| 第三節 | 金融資本與土著資本 | 六三 |
| 第四節 | 殖民地脫化論及其批判 | 六七 |
| 第四章 | 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特質 | 七三 |
| 第一節 | 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內容和形式 | 七三 |
| 第二節 | 民族革命的諸階層 | 八〇 |
| 第三節 | 民族布爾喬亞派與民族改良主義 | 八五 |
| 第四節 | 殖民地民族革命中勞動者的領導作用 | 九一 |

引言

榨取和壓迫着我們的資本主義，已經從這世紀的初頭，踏進了帝國主義的階段。帝國主義的支配者，可惡的金融資本，把世界的全部，都牽繫在他們的鎖鍊上，而榨取莫大的利潤。

所以，反抗這金融資本的支配，和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勢力，遂有了兩個主力部隊。關於這，為世界勞動者之理論的武器和行動的指針的指導者，這樣的指示着：

『對於結合金融資本的強固的力；兩個革命的主力——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和被外國資本主義壓迫的殖民地民衆的結合，在國際勞動運動的指導和領導之下前進。』



這兩個革命的主力如果分離開來，是不能打倒帝國主義的支配的。所以，和本國帝國主義布爾喬亞鬥爭的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働者，必須造成與殖民地民衆之實踐的組織的結合，而且在意識上也必須完成其完全地理解殖民地民衆底思想和感情的任務。

殖民地民衆的要求和鬥爭是有許多地方和資本主義諸國內部的鬥爭不同。例如：印度革命鬥爭的要求是怎樣呢？那是：

(一)用暴力推翻英國支配的印度完全的獨立，勾消全部的債務，沒收英國經營的一切的工場，銀行，鐵路，海上與內河的運輸及農場而成爲國有化；

(二)實現連弱小民族的分離都包含在內的民族自決權，創設印度聯邦勞農蘇維埃共和國；

(三)無代價的沒收地主、支配的王侯、寺院、英國政府、官吏及高利貸等所有的土地，森林和其他的財產；

業者。(註)

(四) 實行八小時的工作制及迅速改善勞動條件，增加工資，並由國家扶養失業業者。

再舉一個例，試看中國民族革命最初的三個鬥爭要求是：

- (一) 推翻帝國主義的支配；
- (二) 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及銀行；
- (三) 承認中國的統一及民族自決權。

總之，無論印度或中國，凡是驅逐支配它的外國帝國主義，外國的布爾喬亞氾，由自己去統一自己的國家，反抗其他民族的干涉，已成爲革命運動的主要的目標。

中國大革命和印度解放運動，與南美的革命運動，亞非利加，印度內西亞 (Indonesia) 的運動，可以斷言是完全同樣。這些國家中不論那一個，反抗外國

(註) 這是從代表印度的革命勞動者農民底印度××黨的行動綱領草案摘錄的。

帝國主義的支配和干涉，企圖樹立自己民族獨立的政權的鬭爭，在廣大的羣衆參加之下，已演着最決定的政治的任務。

而且，不論是經濟上文化上極其落後領域，抑或勞動者的力量如何的薄弱，由於這樣的特殊的鬥爭要求，革命的暴風，是可以急速地擴大和深刻化的。

那末這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的鬥爭，對外國資本的被壓迫民族的反抗，是怎樣的性質的呢？而且怎樣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動者農民的鬥爭結合呢？

關於這些問題，將在本書第一部相當詳細地論述。而且，爲了這個緣故，擬先說明甚麼是被壓迫民族，甚麼是殖民地。

第一章 殖民地民族的形成及其要求

第一節 民族是甚麼

要正確的知道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是甚麼，必先一般地理解民族是甚麼。許多人都想以人種的不同來區別民族，這種的區別，是由自然所決定的，所以他們都認為人類社會的力量對於民族不能給與甚麼影響。例如印度人之所以被英國人搾取壓迫的『差別』，是因爲印度人頭腦簡單，是『黑色』人種所致——這樣看法的人是很多的。

可是，我們對於民族是甚麼這個問題應該怎樣理解呢？英吉利人德意志人日本人或印度人的這些人類的集團——這通常被稱爲『民族』的人類集團——是

怎樣發生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布洛德在其『民族的起源及其發展』的名著中，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

「所謂民族，是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達的結果所形成的人類的統一體。這一個統一體的特徵，是包含着一定的經濟的連繫與領土、國語、文化等等的共通性。

「這些特徵之中，祇要缺少一個，就不能形成一個民族。何則？因為祇有這些特徵的總合，才能促進民族的發生及其發展之歷史的過程。如果我們忽視了民族與資本主義之歷史的關連的契機，則原始的狩獵羣，民族組織及種族等，都可以包括於這個定義之中了……

「若果沒有一定的領土，就沒有供給布爾喬亞的一定羣活動的單一舞台，也沒有複雜的經濟的連繫，和一定的單一國語，文化及其他一切存在……

「若果缺少經濟連繫的統一，則民族也不能存在。例如移住美洲的英國人，

是由於在這地方，有與英國相對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獨立底組織長期間發展的結果，他們雖與原來的英國人說同樣的國語，但他們是不同的民族。」（十四頁）

這個定義最重要的，是民族決不是在甚麼時代都存在（布爾喬亞的學者即認為是這樣）的東西，而是歷史的範疇，隨着資本主義的發生而發生的。

在民族的形成和資本主義的發生以前，人類古代結集為氏族，在封建時代則結集為種族。

氏族固不待言，就是種族，其給合的形態，無論領土和人口，都比民族來得狹小。這種結合的形態，是適應於商品交換還未一般化，農業與手工業密切結合着的封建社會。（註）

然而由商業資本的活躍上所開始表現出來的資本主義的發生及長成，卽和這種族相矛盾。而破壞這些種族的組織，開始了將許多種族統一為一個民族的運動。

布爾喬亞氾爲要獲得大量販賣商品的廣大的地域，必須破壞狹隘的種族的組織。例如中國的民族布爾喬亞氾之欲廢止封建的國內關稅的『釐金』，其意義就是反對經濟組織的狹隘的區分和各種混亂的秩序。爲要克服所謂一個商品類型和模樣適應於某地域底風俗，而不適應於其他地域底風俗的狀態，就需要文化的統一；爲要交易商品之語言上的便利，就需要有廣泛地通用的單一語言；爲要幫助商業的活動，就需要法律的統一。同時，某一個國家的布爾喬亞氾爲要和他國的

(註)在今日經濟最落後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殘留有這種古代的種族組織。例如以一九三〇年暴動而驚動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土著，即所謂『蕃人』，他們細分爲七族，就不是作爲一個民族而結合的(七個種族中之一的泰亞爾族的暴動，沒有擴大到其他種族的原因，可以求諸他們不能當作一個民族而統一這一點吧)。

佔全台灣人口百分之九二的，是中國系的本島人，這沒有甚麼種族的區分，但，道山地的住民——所謂『蕃人』，雖僅佔台灣全人口的百分之二〇，也分散爲七個種族。

布爾喬亞汜競爭，須絕對將一定的地域，當作自己的『民族』『國民』之自己的地盤，而使一國國民與他國國民相對立（這裏，又使我們聯想起布爾喬亞汜的提倡國貨了）。

布爾喬亞汜，根據這樣的理由，便進行把許多種族統一為一個民族的運動。即隨着封建制度的清算及資本主義發達過程，同時就進行着民族形成的過程。

（註）

這樣一來，在英國的愛爾蘭人、蘇格蘭人與純粹的英吉利人就結集起來，而

（註）關於這點，卡爾也述說如次：

『布爾喬亞汜，漸次的揚棄了生產手段的、財產的住民的分散，他們聚合了住民，集中了生產手段，把財產集積於少數人的手中。其必然的結果是產生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制，並創造了不同的利害、法律、政府及稅制。獨立的、差不多祇夠得上算是已經聯合的各地方，構成了一個民族、一個政府、一個法律、一個全國的階級利害及一個關稅區域。』（宣言）

形成了英吉利民族。基於同樣的理由，德意志、法蘭西與其他各國都確立了近代的大民族及比較以前更強大的民族國家。

日本因為面積狹小，並且因為是島國，所以在封建時代各領域及人民的封建的分散性，是不明確的。其中，日本資本主義化開始的時候，全世界已經確定的掌握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手中，同時也不能與亞細亞的其他種族，結合為一個大日本民族。由於這兩個特殊的條件，日本就不能表現出強大的民族統一運動。但通過明治維新的鬥爭，毫無疑義的是促進日本民族結成的強固化（『王制復古』的運動，應從這一點去觀察）。

要之，無論在甚麼地方，都可以看到隨着資本主義的發生而有民族的發生和建立。而且隨着先進的民族及民族國家之強固的結成，接着就開始對於後進諸國與落後的種族的侵入與干涉的歷史了。

第二節 殖民地的形成

「布爾喬亞」由於生產機關急速的改善與交通的便利，把一切的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也引進到文明的領域。他們廉價的商品，彷彿重砲一樣，拿來擊破了一切中國的城壁，降伏了任何樣頑固的野蠻人的排外心。一切的民族若不自甘滅亡，就不能不學習布爾喬亞的生產方法，就不得不將所謂文明，移進到自己的國家——即不得不成為布爾喬亞。總之，布爾喬亞是以自己的姿態去創造世界。」（宣言）

一經形成民族國家的歐洲先進諸國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這個『以自己的姿態去創造世界』。

最進步的資本主義英吉利，從一七〇〇年代後半期至一八〇〇年代初的產業革命，表示了進行這個工作的巨大的力量。『不用手而能紡織』的最初的紡織機

器的發明，是在一七三八年。而那爲爭奪印度的初次的激烈鬥爭（英法戰爭），則在其七年以後的一七四五年爆發。然而這次衝突，還很難說是爲爭奪殖民地之英法兩國的決戰；並且大半是帶有征取印度的官憲及商人之間底衝突的性質。當時，無論英國或法國，實際上都還不會具備有占領那廣大的印度作爲自己的殖民地，而經常地支配統治的充分條件。

佔領和支配一定的殖民地——不僅是印度，必須莫大的經濟的費用及大筆的政治的開支：首先需要的，是征服土民的戰爭及壓迫征服後反抗的軍事費；官吏的俸給及爲統一支配的交通機關之設置等的費用，都要很多。雖然如此，但資本主義強國對於殖民地的征服、領有、支配，在獲得便宜的原料市場、販賣市場，和當作低賤的勞動力的供給地，則有着無限的意義。然而很明顯的，這樣的殖民地的經濟的意義，在資本主義還未發達的時候，幾乎就不發生作用。在大工業還沒有發達的時候，從殖民地掠奪來的原料，其職能也是很小的。沒有大量的生產

時，巨大的販賣市場和殖民地勞動力，也不過成爲『無用的長物』。所以在產業革命尚未澈底的完成之前，還未充分具備完全佔領廣大的地域，以當作殖民地領有的條件。

從印度侵略的開始說來，我們可以知道英法各國，在一六〇〇年及一六〇二年各個設立了『東印度公司』；但這都不是根據英法各國的支配階級整個的政策，而是少數商人及投資的企業家發動。這些商人，爲了保障企業的安全，借助政府的兵力，將其利潤的一部納給政府，當作禮物。這些商人之利益的源泉，是貿易和在後進諸國之貴重物品的掠奪。因此其政治的必要，只須獲得一個狹小的根據地，而不是廣大的地域和無數人口之全體的佔領。

這樣的獲得商業根據地和佔領出產珍貴金屬的地域等，誰都知道在以前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曾經大規模的進行過。然而它却不能長期的繼續支配，榨取那些廣大的領土和民族，且不能伸張其支配於那些地域的生產關係之中，即它們在

真正的意義上，夠不上『布爾喬亞犯，以其自身的姿態去創造世界』。這些雖是殖民地領有的萌芽，但不是精確的意義上的殖民地的領有。

但是，以英國為前鋒的先進諸國之產業革命的進行與資本主義的長成，必然地形成大規模的殖民地的領有。

現在廣大的英領印度的主要部分，是在一七八五至一八一九年所佔領的，延至一八五八年，幾乎全部都佔領了。而這個時候，恰是英國近代資本主義之最初躍進的時期。

一七七三年，英國將東印度公司置於本國政府的監督之下，並賦與其所新設的總督以內政上軍事上的絕對權力。印度殖民地化，這才明白的表現成為英國全體布爾喬亞的利益和政策（在一八五八年，廢除了東印度公司）。自此以後，繼續的侵略廣大的全部印度，無數的土民被掠奪了土地，並殺掉了稍加反抗的許多人民。

這樣，隨着近代的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先進資本主義諸國以英國為前鋒，為獲得殖民地，曾費了許多精力（列強為殖民地的獲得，曾傾其全力。隨着世界第一次分割的終結，資本主義亦因而走進了帝國主義的階段）。

直到由資本主義推移向帝國主義發展的標記的一八七五——一八〇年時代，各個資本主義強國，是怎樣的領有殖民地呢？

關於這一點，有伊里奇引用的統計表（日本和美國之主要殖民地是在此統計的年度以後的問題）。

殖民地領有的統計表

| 年次 | 英 國 | | 法 國 | | 德 國 | |
|-------|-----------|-----------|-----|------|-----|------|
| | 面積 百方哩 | 人口 百單位 | 面積 | 人口 | 面積 | 人口 |
| 一八六〇年 | 二·五 | 一四五·一 | 〇·二 | 三·四 | — | — |
| 一八八〇年 | 七·七 | 二六七·九 | 〇·七 | 七·五 | — | — |
| 一八九九年 | 九·三 | 三〇九·〇 | 三·七 | 五六·四 | 一·〇 | 一四·七 |

卽照這個數字所表示的，到一八六〇年英國殖民地領有的面積已爲二·五萬平方哩，法國只是〇·二百萬平方哩，德國爲〇·〇。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那以自由競爭爲主的產業資本主義的時代，英國幾乎是唯一的殖民地領有國。

同時在開始向帝國主義推移的前夜，依照一八八〇年的統計，法國從〇·二增至〇·七；但同時英國的殖民地，則從二·五激增至七·七，英國保持着絕對的優勢。

（其後，至一八九九年法國的殖民地激增至三·七百萬平方哩，德國也獲得了一百萬平方哩的時候，列強間的殖民地爭奪戰，已開始進入如火如荼的激化的帝國主義階段。）

假如我們更從大陸的區別，來觀察當時殖民地領有的情勢，則各大陸的面積的百分之百中，屬於歐洲強國（包含美國）的殖民地數量如次：

一八七六年

一九〇〇年

增加的數量

| | | | |
|---------------|-------|-------|-------|
| 非 洲 | 一〇·六% | 九〇·四% | 七九·六% |
| 玻里 內西 亞 | 五六·八 | 九八·九 | 四二·一 |
| 亞 洲 | 五一·五 | 五六·六 | 五·一 |
| 澳 洲 | 一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 |
| 美 洲 | 二七·五 | 二七·二 | 〇·三減 |

這表以未計入巨大的半殖民地的中國與南美，故並不充分。然而祇從這一點看來，已可知道當一七八五年時代，澳洲、亞洲、玻里內西亞 (Polynesia) 和美洲，已形成了強大的殖民地。其中，亞洲有英領印度，美洲有英領加拿大，澳洲領土百分之百都是英領。誠如前所述，英國佔了絕對的優勢。

這樣，至一八七五年為止，非洲的大部分和玻里內西亞的大半，在全世界中，已形成了巨大的殖民地領域。

第三節 殖民地民族的結成

殖民地隨着布爾喬亞支配的進展，同時，殖民地民族的結成，也必然跟着開始。

它是怎樣結成的呢？

資本主義爲要在殖民地搜獲原料和販賣商品，不得不改變殖民地的生產關係；因而殖民地民衆的『人與人的關係』，不能不造成類似的布爾喬亞化，和有利於布爾喬亞化的條件。

布爾喬亞化爲要除去自己的自由的榨取和支配的障礙，必須多少的掃除那頑強的封建的地方政權。例如取消了實際統治印度各地的王侯的實權，徒留其虛名，而設置直接代理英國布爾喬亞化的印度總督來支配。

這樣的『古老的妖魔』的打破，在法律和文化方面，都同時並進。

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在殖民地中，雖不是近代的殖民的典型；但台灣的民法，差不多完全是日本國民法的延長；教育制度，也是日本內地的制度之日本式

教育和日本式文化無理由的擴大（不用說，思想的自由是受到極度的限制）。這些事情在本國的布爾喬亞泥，非常必要。因為不是這樣，那商品的販賣、勞動者的榨取就無從進行。

那末，這些事體，對於殖民地的住民，給與甚麼影響呢？

一句話，就是從來的『人與人的關係』，開始了變動；由於封建的社會連鎖的鬆懈，而當作種族結成的人與人的結合，開始向那範圍較大的結合了。於是維持種族形態的力量被打破，發生了民族結成的前提。

即在那一個殖民地，也因爲有一個總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支配，而使其住民由外力強制，形成爲一個民族。

然而，到底是適應的民族的結成，是一個不健全的民族，因爲第一，其制度及文化，都不是從內部發生，結成的，而是從外部的榨取與壓迫的強制地產生的東西。

爲理解殖民地民族結成的問題，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時代，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

下章詳細地敘述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後，擴張其支配網到世界任何的角落；世界殖民地全體的面積，非常的增大了。

同時，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布爾喬亞的企業，也繼續增大，因而對於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的一個競爭者，便次第地生長起來。

這一個競爭者，不用說就是殖民地的民族布爾喬亞。

然而這個競爭者，因爲力量很薄弱，終於屈服於帝國主義，而成爲反革命的勢力——關於這點，在這裏暫不說明。但殖民地的民衆當作一個民族——殖民地民族——而成長，這個殖民地民族布爾喬亞所演的職能，則在這裏說一說。

現在已經完全成爲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土著布爾喬亞，曾有一個時候成爲反帝國主義的勢力，演過進步的職能；然則，土著布爾喬亞的進步的職能中，最

重要的是甚麼呢？

關於這一點，是不是在於土著布爾喬亞（一般稱為民族布爾喬亞）指導抵制外國商品的運動呢？

同時，是不是在於他們參加政治的自由運動呢？

不！殖民地民族布爾喬亞進步的職能（在一定期間內）最重要的，決不是在這這些運動之中。這些反帝國主義的鬪爭，即使有成果，殖民地的全民衆，也不會擁護布爾喬亞的。何則？因為這樣鬥爭的土著布爾喬亞，是最弱的集團。

但是，若果我們注意殖民地民族如何形成的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到土著布爾喬亞顯著的職能，這是甚麼緣故呢？

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民族形成的障礙物的廢除，造成了民族形成的消極的條件。然而從內部的去結成民族，對於任何帝國主義不但沒有利益，反而有害。反之，土著資本，對於民族的結成，爲其第一的出發點。土著布爾喬亞，

如先進諸國的布爾喬亞氾一樣，不得不由種族而結成民族。他們由於外部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得不謀內部的鞏固，反對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民族文化的抬頭，遂促進了民族的結成。

而民族布爾喬亞氾，集中各地封建的分散的土著力量，來發展土著民族的產業。一個民族文化運動的發生，對於廣泛的殖民地全民衆，都具有共通的利益。

在民族的結成這個旗幟之下，××的××主義會一時風靡中國；同時，印度的甘地的運動，因為他是想調停和統一印度的種族的對立，所以在一定的時期內，他的運動，發生了很大的力量。

的確，殖民地土著布爾喬亞氾，可以當作殖民地民族布爾喬亞氾而促進了殖民地民族的結成，這就是民族布爾喬亞氾所演的最基本的進步的職能。

那末，民族布爾喬亞氾所演的職能就是這樣嗎？或者就從此而終結了嗎？

不！決不是這樣。

代表殖民地民族的要求，進而強化民族的結成，不建立民族國家是不可能的；而民族國家的形成，是脫離帝國主義而獨立的意味。因為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殖民地人民，被帝國主義的政治，法律，文化強制着，是很難建立民族國家的。

在歷史上，這個偉大的任務，決不是殖民地的民族布爾喬亞能所能擔負。反之隨着問題的進展，民族布爾喬亞必然地背叛民族革命，而成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關於這點，在第四章有詳細的說明）。

帝國主義諸國布爾喬亞，因爲利潤獲得的困難，不得不加強對殖民地的榨取和壓迫，尤其在世界大戰後更甚；爲實行這種政策，帝國主義積極的努力殖民地的種族的分化，最明顯的例子是英國布爾喬亞激發印度的種族與種族間的鬥爭。英國布爾喬亞的同盟者日本布爾喬亞，亦常常挑撥滿洲的種族與中國其他部分的種族相對立。

然而完全屈伏於帝國主義的民族布爾喬亞，已不能負起克服這種種族鬭爭的民族革命的任務。看吧，印度的甘地就可以知道。

而負起民族的統一運動，正確地指導殖民地全民衆正確的鬥爭方向的，已是取布爾喬亞而代之以的殖民地勞動者羣。

殖民地的勞動者，是代替了民族的布爾喬亞，而代表殖民地的近代產業。且這是把進行農業革命的殖民地的農村和近代產業相結合，作完成真正統一民族國家的任務的鬥爭。

除勞動者，指導之下的勞動者與農民的堅固的同盟之外，目前再沒有民族的統一和民族建設的主體。

勞動者和農民的同盟，這兩者的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的結合，不僅是實現兩者的解放，並且爲使落後的殖民地領域推向前進一步，而作民族獨立的鬥爭。

但因為勞動者在民族獨立運動中，居指導的地位，所以殖民地民族的結成，造出了向將來的世界民族融合的前提條件。

殖民地勞動者對於民族獨立的指導，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大眾，必須給以強有力的維護。

第四節 民族自決權要求的意義

由前兩節，我們可以知道——

殖民地的支配和殖民地民族的壓迫，是隨着資本主義的長成而確立。

同時又教訓了全世界的勞動者及殖民地民衆——

如果對於資本主義不取得確實的勝利，則不能實現殖民地的解放和消除民族的壓迫。

唯其如此，我們應當理解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鬪爭的力量，不是布爾喬亞派

，而是在於世界勞動大眾的指導和援助之下的殖民地的勞動者和農民的同盟。因此，馬——伊主義，斷然的作如次的主張：

「殖民地解放的要求，除『民族自決權的承認』以外，沒有其他的東西。」（伊里奇）

同樣，世界勞動大眾的前衛政黨，也提出這樣的要求：

（一）不問其所屬的種族如何，承認一切民族完全的自決即國家分離的自決的權利；

（二）爲與帝國主義鬥爭及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從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出來，自發的統一和集中一切民族之軍事的及經濟的勢力；

（三）對於一切國民、民族或種族的限制與壓迫，進行徹底的斷然的鬥爭，承認一切的民族及種族的完全平等。

關於這樣的伊里奇主義殖民地民族問題的根本原理，具有怎樣的意義呢？

勞動大眾的前衛政黨所要求的『殖民地的解放』，即是殖民地完全的獨立；同時，『民族自決權的承認』，也即是承認民族有與本國分離的權利。

這個民族自決權的主張，是殖民地民衆現實的欲求，即是以脫離壓迫而民族獨立，係屬最徹底的主張；與黃色『社會主義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所主張的由本國對殖民地施以『改良』，是根本不同的。

從此看來，民族的獨立，決不是社會主義的要求。民族是資本主義的人類之結合，社會主義是要求更高度的世界的人類之結合。然而現在尙未獨立的落後的民族，民族獨立的獲得比甚麼都較為重要。何則？因為祇有獨立的民族間相互的結合，才有真正平等的可能。也祇有如此，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東西。

殖民地民衆當前必要的，是比這個更偉大的更前進一步的要求。

殖民地的勞苦大眾，爲要從布爾喬亞的鐵鎖之下解放出來，而傾其全力，努力他們獨自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建設。因此，他們祇有以火一般的熱心，學習

進步的大民族的經濟的文化的成果，得到他的助力；而通過這個努力——即通過民族的建設，進而求全世界的民族的融合與統一，克服民族的差別，開闢一條向人類更高度的世界的結合的道路。

這個場合，長期間被壓迫的被擄取的被『差別』的民族，絕對不要對於昨日的『優越』民族，損傷他們民族的感情和自負心，因而被壓迫民族，也必須具有在其一切行動上的平等，及在其建設他們自己國家的努力上的平等。

有些人說：

『社會主義既因廢除了造成民族壓迫的階級利益，而廢止了一切民族的壓迫；因而民族自決權，對於社會主義，是無用的。』

這種理論，它的意義是怎樣呢？

這可以說是由一般的承認了社會主義，而一面又迴避了社會主義的主要的政治問題的態度。

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勞農大衆革命實現之後，不能馬上消滅富農、中小企業家、商人及國家。革命的勞動者在革命之後，還須依據其明確的綱領與方針，繼續進行××鬥爭。

同樣，爲謀真正的消滅民族壓迫，即在資本主義被推翻之後，不用說還是要做貫徹這種原則的鬥爭工作。因此，我們必須決定民族自決權的綱領，並堅決的去實行。

「民族自決權，對於社會主義是無用的」這種說法，不啻是放棄了解放被壓迫民族這個正當任務，使民族問題，陷入到右翼機會主義的泥潭。因此，他們對於勞動大衆前衛的政黨的原則，明白地採取敵對的方針。(註)

(註)雖然含有國家分離意義的民族自決與獨立，但其自決和獨立，亦不是說必然非分離不可。關於這一點，瑟約夫曾加以如次的說明：

「民族有以自治自己的權利，甚至也有分離權？但不是說在甚麼情形之下，都能行使這種權

利。又，自治制或分離，無論在甚麼地方，在甚麼時候，不用說都是由民族即大多數的人民即勞動者所決定……」

「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無疑的可說已結束了民族；但在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已進行民族離散，出外活動了或因移住於其他地方之許多集團，開始進行民族的分離了。這樣，移住他國的人們，失了舊的關係，在新的地方又造出了新的關係，以至於形成了新的習慣，趣味及新的語言。」

「對於該民族的政治及文化的設施，是關於解決如何的統治各民族，及其將來的結構採取怎樣的形態的唯一關鍵。」（瑟約夫『民族問題』）

第二章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第一節 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階段與殖民地的支配

的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很多人都是這樣的說。然而這些人們都能夠明確的認識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深切的不可分離的關係嗎？這就成爲疑問。關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關係，許多人所看到的，祇不過是帝國主義諸國爲殖民地的爭奪而惹起了列強間的戰爭這一點。

然而關於帝國主義首先發揮正確的理論的伊里奇，關於這個關係常常說：『佔有廣大的殖民地和獨霸世界市場』，是『帝國主義最重要的兩個特徵』。

我們需要根據伊里奇的指導，來明確的理解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關係。

第一，殖民地的佔領與支配，當資本主義推向帝國主義階段去的時期，也是當帝國主義之世界體制被形成的時期，是演着最大的職能的。這個推移時期之最重要的標記，實在就是資本主義列強對殖民地狂熱的佔領。

伊里奇說：

「英國殖民地之佔領，從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有極大的增加，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年間，尤為顯著。反之，法國及德國殖民地的獲得，主要的是這二十年代。我們知道，在獨占前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為自由競爭所支配的時期，資本主義最興旺的發展，是相當於前世紀（一八〇〇年代）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現在，我們在這個時代之後，更可以看到殖民地的獲得如何地飛躍增加着；為世界領土的分割的鬥爭，是達到了最高度的激化。這樣看來，從資本主義的自競爭時代推移到獨占的金融資本時代，一定是和世界分割的鬥爭之加激化有着

關聯的事實，是無疑的了。」（『作爲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

已佔有了七百七十萬平方哩（英領印度全面積之四倍強）的殖民地的英國，從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九年的三十年間，又增加了一百六十萬平方哩，共達九百三十萬平方哩；同期間，法國殖民地的擴大，也很顯著的從七十萬平方哩激增至三百七十萬平方哩；德國也在這個期間，獲得一百萬平方哩的殖民地。

在同期間的末期，美國也奪取了夏威夷、菲律賓、關島、波爾托里哥（Porto Rico）和沙姆亞（Samoa）這些地方，其大部分都是從西班牙奪來的，尤其是後進的資本主義國日本，因中日戰爭的結果，佔領台灣和朝鮮，作爲自己的殖民地，這是一八九五年的事。對於朝鮮的日本支配的開始，便成了十年後侵入滿洲的出發點，開始了日本對於全中國支配地位的端緒。

並且，上面的殖民地的佔領是公然的統計，可還沒有算入巨大的半殖民地的中國。而中國的分割各資本主義強國勢力範圍劃定的鬥爭，在這個期間，也加倍

地激化。

由這許多事實所指示，可知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推移，是通過列強的殖民地佔領之急激的增大而進行的，同時，由這些事實，我們也可以知道巨大的殖民地的領有，是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

而且，所謂殖民地的佔領，是帝國主義的前提，不單是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推移的前提。

第二，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關係，在最根本的意味上，殖民地的支配，也不得不認為是帝國主義的前提的。即巨大的殖民地的領有，是帝國主義存續的最大基礎。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欲求，比獨占以前的資本主義更加急切，這可以說是帝國主義雖死也要的東西。

不容懷疑的事實，明白的指示着這些事情。

例如在布洛德的著作中，一九二〇年的統計，全世界人口一七億二千萬人

中，處於隸屬狀態的住民，達一四億五千萬。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的人數，占怎樣大的數字，這是很容易理解的。而帝國主義，惟有對這莫大的隸屬民衆的榨取，才能獲得特別的利潤，延長其生命。

關於這，只要看帝國主義諸國的殖民地領關表，就更能明白。

一九〇二年主要國家的殖民地領有：

(單位：百萬平方啓羅米突，百萬人)

| 國名 | 殖民地 | | 本土 | | 國人口 |
|-----|--------|---------|-------|---------|---------|
| | 地 | 域 | 地 | 域 | |
| 英國 | 三九·九一七 | 四二九·六〇〇 | 〇·三一四 | 四六·六〇〇 | 四六·六〇〇 |
| 法國 | 一二·四九六 | 五四·八〇〇 | 三·九三五 | 三八·八〇〇 | 三八·八〇〇 |
| 日本 | 〇·二九四 | 二二·〇一五 | 〇·三八二 | 五五·九六〇 | 五五·九六〇 |
| 美國 | 〇·三一〇 | 一一·七九〇 | 九·三八六 | 一〇六·〇七〇 | 一〇六·〇七〇 |
| 意大利 | 一·六三四 | 一·五五〇 | 〇·三一一 | 三七·五〇〇 | 三七·五〇〇 |

看這表的統計，可知每一個英國人，可以支配殖民地的奴隸九人（不用說，英國的大多數人民也是被搾取的；可知英國的布爾喬亞們，怎樣地壓迫廣大的殖民地民衆，它的數量之大，是不能簡單的算出數字來的）同時英國的殖民地的面積，也是比本國大過一百三十倍。

法國的殖民地的面積，也比其本國大二十四倍。

然而，讀者諸君，這個數字還不是完全的數字，因為美國、英國及法國在南美的半殖民地，和日、英、美、法的半殖民地的中國，還未計算在內。而且和印度一樣，在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領域的南美與中國的數字，現在還沒有啊！如果加上這二處，則殖民地領有的數目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諸君看了上面的數字，將以為日本的殖民地，是特別的少吧！這是因為日本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的數字，尙未列入。不過，日本的殖民地雖然比英國和法國少；然而，這比較少的殖民地的搾取，也是維持日本帝國主義生命主要的源泉。

從朝鮮、台灣及中國輸入的總計，也達日本輸入總計的百分之三五。在日本的輸入總計之中，從美國及其他各國的輸入額，多是完成的商品；但從朝鮮、台灣、滿洲所輸入的，幾乎全部都是原料品。因為這是不經過關稅的輸入，所以日本從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購入產業必要的原料的大部分，其價格是特別便宜的事是可以知道的。因之，若果沒有從殖民地的這樣的原料品輸入，日本帝國主義是不能和其他資本主義國競爭的。

同時，日本向朝鮮、台灣、中國的輸出總計，也達商品輸出稅額之中的百分之四二・四。再如從資本輸出看，則日本的資本輸出的全額，差不多都是投資到這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去的。

因為這是殖民地比較少的日本的實情，那末其他有廣大殖民地的國家，對於殖民地的重要性不用說也可以明白了吧！

這樣，帝國主義沒有殖民地，則一日也不能存續的，為甚麼呢？因為帝國主

義的根本特徵的獨占金融資本，是非將殖民地支配不可的，我們可以這樣說。

關於這一點，如再看『帝國主義論』的明確的說明就可以知道：

「最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是大企業家獨占團體的支配。這種獨占，能將一切的原料產地，握在一手之內的場合，是最鞏固。這，我們祇要看國際的資本家團體，為使其敵人不能作任何的競爭，如何熱心的努力着收買鐵礦及油田等就可知道。祇有殖民地的佔領，對於和敵人鬪爭上的一切偶然性——包含敵人以國家的獨占法律為楯的願望——是保證獨占成功的東西。資本主義愈發達，愈益痛感到原料的缺乏，全世界的競爭和原料地的獲得戰，愈益劇烈，殖民地的獲得，愈益成爲必死的鬥爭。」（『帝國主義論』一二五頁）

例如英國和日本的布爾喬亞，以紡織商品輸出印度爲中心，而繼續劇烈的競爭，而最近數年間，英國欲由提高印度輸入關稅來擊破日本的布爾喬亞，這時，日本和英國的根本鬥爭，即是在把印度化爲日本的殖民地，或至少也得從印

度將英國的勢力驅逐出去，換句話說，便是競爭，無論如何，會成爲殖民地支配的問題的。

伊里奇又這樣的說明：

「金融資本，不僅已被發現的原料資源，具有重要性，並且將會被開拓而尚未完的原料資本源，也同樣的具有重要性。現代的技術進步極速，今日沒有用的土地，由於明日的新的方法之發明，也許成爲有用的可以投下更多的資本的東西……金融資本，爲擴張領土而成爲不可避免的努力者，正是爲着這一點……同時金融資本，爲了欲獲得尙未分割的世界最後的一塊土地，而引起瘋狂的鬥爭；以及爲了重新分配已分割了的土地，而爭先恐後。並且，想抓取極難得到的原料資源爲目的，而不問是怎樣的土地，不問是甚麼地方，不問其採取怎樣的手段，都是爲獲得更多的土地而努力着。」（前揭書一二七頁）

再，獨占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之一的資本輸出，是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若忽

視對於殖民地的資本輸出，就很難理解這個特徵，所以伊里奇力說：

「巨大的資本的輸出與廣大的殖民地，極密切的結合着」（前揭書九七頁）

以上，說明了巨大的殖民地的領有，是帝國主義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殖民地可以說是「帝國主義最主要的殿軍」（瑟約夫）。

第二節 殖民地的各種類型

一說到殖民地，不用說其有種種相異的類型。前面我們沒有把這些類型區別去說，不用說是指印度及中國型的殖民地。但是如諸君所知道的，還有與此非常不同的殖民地加拿大和澳洲，這是從屬於英國的，不完全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在廣義上，這也可以說是殖民地。（註）

（註）同志布洛德，將殖民地有着這樣的定義：「被統治國的官吏所統治，被統治國所榨取，這種

非同等權力的國家，稱為殖民地，統治諸國，稱為本國。」

然而，這種加拿大，澳洲型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已很發達，那裏住民的生活程度也很高，尤其是重要的，是殖民地民族與本國民族沒有被榨取和壓迫的敵對關係。因此，這些所謂殖民地，是從本國民族大量的移民來進行的。殖民地民族與本國民族，本來是具有親屬關係的民族。而原有的土著民族的社會，早已被掃清；它的政治經濟的制度，幾乎是本國資本主義照樣的移植而發達着。

印度和中國型的殖民地，由民族與民族的對立所發生的榨取，通常是資本主義的和封建的相並的榨取。不，與其說是『榨取』，無寧說是強烈的狂瘋的掠奪。然而加拿大和澳洲型的殖民地，因為沒有這樣的民族的對立，殖民地的榨取，可以說比印度型的來得弛緩。

因此，加拿大型（稱爲『自治殖民地』）的殖民地，是不會發生殖民地民族革命的事件；而類似資本主義諸國的鬥爭，則成爲主要的東西。

所以，如加拿大、澳洲，雖是『廣義的殖民地』，但不是典型的。尤其是與現代資本主義諸國的革命運動相並的具有特殊內容的民族革命運動，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本書的研究，不列入這種特異類型的殖民地，也是由於這個緣故）。

布爾喬亞的學者，一說到『殖民地』的時候，往往稱殖民地為本國人移民開拓的地方；成為殖民地之特徵者，祇是『自治殖民地』這一點。那裏原住的土地，極度衰微。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和亞伊奴人，卽是一例。

反之，如印度這典型的殖民地，事實完全相異，移民至少不是主要的內容。

這些國家，從古就成立了以小農為基礎的巨大的農業的封建國家。對於這些國家的士民，雖以帝國主義之強大，但也不能完全驅逐。同時，從帝國主義的利益說，它利用以前的榨取制度來榨取廣泛的殖民地民衆，倒爲有効。惟其如此，所以才成爲最典型的最一般的本來的殖民地。這種殖民地，民族革命，成爲重要的問題。

(其他的殖民地，雖然沒有印度及中國型那樣原住民的獨自性，但因熱帶地方，移民困難等的關係，遂發生了本國人「侵略國——譯者」是支配層，以土著民爲勞動的混合型的殖民地)。

屬於典型的殖民地的，諸君讀到印度和中國的時候，也會想到這兩者的區別吧，即印度完全是典型的殖民地，而中國和南美，同樣是半殖民地。

半殖民地，是欲使其領域殖民地化的帝國主義，不祇是一國，而是包含兩三國以上的帝國主義的力量，強烈的衝突和矛盾的均衡而產生的。這帝國主義相互間的衝突與均衡，產生了半殖民地的「中間物」——過渡形態，並且是它存續最重要的根據。

例如爭奪中國的，首先是英、法、德、俄諸強國，其後又美國、日本、意大利諸列強參加，這些國都想在中國獲得更多的勢力。當時滿清政府雖然很腐敗，但中國還是中國，即當作一個中間物而存續。諸君都知道，日本的半殖民地的滿

洲，起初有日本與帝俄的衝突，均衡，其後又有日本，美國，中國的衝突，均衡，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却具有決定的支配力，將滿洲獲爲自己的半殖民地——但不是完全的殖民地。這樣，現在（指一九三一年——譯者）的全中國，是日、英、美等國的殖民地；其中，滿洲特別是日本的半殖民地，廣東、西藏、雲南等的西南部中國，主要的可以說是英國的半殖民地。又，華中的最大支配者，雖是美國，（一九二一年時——譯者），但日、英的勢力也很強大，不能祇稱爲美國的半殖民地。而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勢力關係是變動的，列強則利用此種對於自己有利的變動，俟使軍閥戰爭，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

正是因爲資本主義世界政治支配者相互間是均衡，半殖民地諸國，雖然完全的陷於殖民地的狀態，但也有其獨自的政治經濟上的勢力。何則？因爲由於列強間勢力的均衡，而避免了由一國佔領的徹底的殖民地，把住了這個間隙，土著勢力之獨自性才得生存。

土著勢力的獨自性，最明顯的表現，是半殖民地的許多廣泛的土地，大部分握在土著勢力的手中。帝國主義對於土地的直接的支配力，受了極大的限制。例如日本的完全殖民地的朝鮮，土地的決定的支配者，是日本布爾喬亞，但同樣日本半殖民地滿洲，最大的地主是奉天軍閥。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諸國，誰也知道它是基礎農業經濟，關於土地的帝國主義支配的不徹底，極爲重要，並構成政治上及其他的半殖民地特質的基礎。

而在這基礎之上，成立了半殖民地的獨立政權。這個獨立政權，是沒有甚麼實力，對於帝國主義，不用說祇是形式的東西。而這個政策最大的任務，是代替帝國主義直接榨取農民大衆與常彈壓勞動者和農民的反抗運動。

這樣，半殖民地的生命，終究不過是『中間物』、『過渡形態』罷了；以此爲中心而引起的列強間的爭奪戰，是必然地愈趨激化的。

第三節 帝國主義怎樣壓迫殖民地民族

帝國主義，從殖民地掠奪了莫大的特殊利潤。這特殊利潤，是強烈的強奪的榨取，比普通布爾喬亞的榨取關係來得利害。例如日本對於中國礦山的獨占，不用講，不是用錢來收買的，而是用帝國主義的權力來佔取的。並且，這裏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那邊的勞動者的工資的極度低賤，勞動時間，也格外的延長。

同時，供給生產的原料，也由封建的地主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處收買過來。而且這些原料品輸入本國的時候，幾乎可不繳納關稅似的，很便宜地輸入進去。此外，在殖民地開設工廠的時候，也盡可不支付地租。加之，由於市場的獨占，出賣商品的時候，却以非常昂貴的價格出賣。

關於殖民地的榨取，下章有詳細的說明，這裏先說，這樣獲得的特殊利潤，是演着怎樣的作用呢？它的作用，就是形成在帝國主義諸國的勞動貴族和機會主

義的最大的基礎。

這莫大的特殊的利潤，帝國主義可以拿來收買上層的勞動者，加強大多數勞動者的榨取。因此，上層的勞動者，便習慣了布爾喬亞的生活，浸染了布爾喬亞的思想，這便成爲所謂「勞動貴族」以及勞動者運動中機會主義發生的最大基礎。

這種事實，對於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大眾，會給以怎樣的影響呢？

這可以說，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從殖民地中所榨取的特殊利潤，不僅是用來加強對殖民地的支配，並且造成了本國勞動運動中機會主義的基礎。這機會主義，就成爲攻擊本國的真正革命的勞動者的主要工具。因此，資本主義諸國革命的勞動運動，爲要與這種機會主義鬥爭，必須要擁護殖民地革命運動。

倘帝國主義能夠安閑的榨取殖民地，那末資本主義諸國勞動者的鬥爭，必很困難。爲甚麼呢？這是因爲他們重要的敵人機會主義，依然獲得其物質基礎的緣故。

世界大戰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普遍地展開，驚動了帝國主義的心胆，削弱帝國主義特殊利潤之獲得。這戰後的資本主義，即在資本主義體制一般的危機之下，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昂揚，非常地促進了資本主義諸國工人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的特殊利潤的減削，就是勞動貴族和機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礎之喪失。因而革命的勞動者的運動，就從這點得到有利的展開。由此，我們可以明白殖民地民族的鬥爭，與資本主義諸國勞動者的鬥爭之共通利害——關聯性了。

帝國主義利用殖民地的榨取來彈壓本國的勞動者運動，雖然如此；但它對於殖民地的榨取和壓迫，還有許多方法。

布爾喬亞汜極力維持本國民族和殖民地民族待遇的差異，他們對於本國民族極力宣傳說，本國民族是文明的高尚的，殖民地民族是野蠻的落後的。

這樣宣傳的結果，本國的勞苦大眾之中，往往也有相信這種資本家地主的說話，對於殖民地民族，甚至發生了鄙視的感情。例如日本的勞動者中，也有得意

地稱朝鮮的勞動者爲蠢才的。

布爾喬亞派的這個宣傳，對於真正的勞動者解放運動，革命的勞動者革命運動，是有着極惡劣的極危險的傾向的。

布爾喬亞派對於殖民地民族這樣的差異的待遇，其用意很明顯的是想在必要的時候，儘可利用本國的民衆，輸送本國的軍隊到殖民地，以維持他們殖民地的榨取。他們想利用本國民衆和殖民地民族差別的感情，使本國的勞動者及農民參加鎮壓殖民地民族的革命運動和分割殖民地的鬥爭。

這樣，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派不僅一方面利用對於殖民地民族的榨取和壓迫，培養國內工人運動的機會主義，攻擊國內的工人運動；並且利用對於殖民地民族的壓迫及待遇的差異，以動員國內的勞動者參加掠奪殖民地掠奪的戰爭。這種侵略的戰爭，其對於本國的勞動者和農民是甚麼也沒有獲得。祇有加強他們的敵人——布爾喬亞派的勢力，這是比甚麼都明顯的事。

因之，對於布爾喬亞汜掠奪殖民地和利用本國民衆這兩個進行着的攻擊，其關爭的唯一的方法，祇有資本主義諸國勞動者和殖民地民衆結成更強固的同盟。

第四節 爲爭奪殖民地列強間對立的激化

伊里奇告訴我們，在帝國主義階段，地球上的領土，已被資本主義列強分割淨盡了。同時又力說着：『由於資本主義列強間不平衡的發展，必然地會引起新的分割鬥爭』。

這種伊里奇的理論，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事實即可證明，這裏沒有再加以說明的必要。

但是，大戰後國際政治的進展，我們應從現實中，去理解這種理論的重要。

例如美國和日本對印度的經濟侵入漸次的發展，使英國對於印度的輸出停滯。美國的輸出，却有次第地增大的趨勢。英國和美國這樣發展的不平衡，必然引

起殖民地重新分割的要求。而且，這種資本主義諸國發展的不平衡，主要的是在對於殖民地勢力發展的不平衡表現出來，尤其在半殖民地勢力的移動表現得最爲明顯。

向來中國的中央政府，原受最強的英國所支配，但現在（指一九三一年——譯者）最有力的支配，轉移到美國了。而日本的勢力也繼續增大。在南美的英美勢力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這些事實，告訴了我們甚麼呢？

爲了分割殖民地而引起的列強的鬥爭，在過渡形態的半殖民地中，是採取小規模的現實地明白的形態。在南美，不斷地進行着的克特太（註）和中國軍閥的戰爭，都是意味着爭奪殖民地的大戰爭之一的前哨戰。

（註）克特太（Coudat East）是不依據合法的手段，以奇襲而掌握或維持國家的權力的意思——

尤其是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到『第三期』之後，一般地爲獲得商品販賣市場的鬥爭，也非常激化。因而殖民地再分割的鬥爭，成了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的中心政策。

英國和美國，相互地爭奪着南美，加拿大，印度及中國，日本則格外和美國爭奪着中國；而法和意，也準備着以爭奪非洲殖民地爲主的戰爭。

那種戰爭，無論在甚麼地方爆發，無論由那個列強間啓發，其本質都是意味着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更暴虐的侵略。

但是，準備那種戰爭的費用，都是從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農民身上榨取而來，戰時動員的戰士，也從勞動者農民抽調而來，以供其掠奪殖民地的戰爭的犧牲。因此，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農民，必須和殖民地的弟兄緊緊的握手，共同向帝國主義布爾喬亞進攻，推翻布爾喬亞的支配的資本主義社會。

第三章 殖民地社會的搾取機構

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不可缺的構成部分；不從殖民地搾取特殊利潤，帝國主義一天也不能存在。而且，帝國主義時代的特質，必然有國際規模的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尖銳的對立。廣泛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又和國際勞動大眾革命形成近代反帝國主義的二大戰線。

上面，我們在第一章及第二章研究了伊里奇主義殖民地民族理論的根本問題，現在我們更進一步，研究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特質怎樣；這是它的形式和內容如何的問題。我們在本章打算探究殖民地社會之經濟的構成是怎樣。即，所以探究的是帝國主義世界全體構成之一部分的殖民地問題。現在探究的是殖民地內部的搾取——支配的機構問題。

第一節 殖民地的『社會的金字塔』(Pyramid)

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在殖民地諸國形成怎樣的榨取——壓迫的機構呢？在勞動大眾的前衛政黨第六次大會中，『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報告者克施寧，以典型的殖民地印度爲例，描寫出殖民地的榨取機構，好像『社會的金字塔』一樣。

印度是廣大的農業國，近代的工業不過在孟買(Bombay)及其他的都市繁榮着。國內的大部分，都是以古代傳下的農業技術來作小農經營的農民部落。全印度的村落大約有六十九萬六千；住在這些村落的佃農和自耕農，其數目計有一億八千萬；和五——六千萬的半自耕農(沒有完全土地的人)共同形成印度社會的金字塔的最下層；他們的肩上橫着佃戶介紹人、高利貸者、商人、僧侶等等階層的榨取；最上一層的是封建的土地所有者。更在這三億三千萬印度土人的全階層上，立着大約十萬三千白人(差不多全部都是英國人)結果在一個白人榨取者之

下，平均隸屬着三千印度人。

這些白人中，六萬四千人是陸軍的士官、將校、兵士、警官、高級官吏和實業家等，是榨取——壓迫印度民族的當事者。他們被稱爲『沙斯甫』（白人的老爺），連印度貴族在途上遇着『沙斯甫』的時候，也要下馬車脫帽。這『沙斯甫』的領袖是印度總督（副王），在其上則有英國的印度事務大臣。事務大臣之上爲國王，國王之上是『朗加斯查』（Lawrence，英國紡績業中心地），『朗加斯查』之上有英國的五大銀行；這是印度社會的金字塔的最尖端，稱爲『沙斯甫中的太陽』。

然而在這巨大的金字塔型的榨取機構中，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究竟總共榨取了若干數量呢？照伐爾加的計算，英國每年從印度榨取的金額達十七億十七萬元以上。這金額的內容，包含着英國布爾喬亞完全獨占的英印貿易的利潤，幾乎完全是英國獨占的海運利潤，英國人在印度投下資本的工業利潤，由印度政府徵收的關稅、消費稅、印紙稅、鹽稅、鴉片稅等等的間接稅（間接稅占着英領印度

政府歲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和對於土地的課稅及其他課稅。英帝國主義爲了維持它在印度巨大的榨取機構，連必須的軍隊、裁判所、監獄及其他機關巨額的維持費，也由印度的勞動大衆担負。

印度米的產額占世界第一位，麻也同樣；粗糖、茶和棉花的產額在第二位。小麥的產業占第三位。印度的對外貿易數千年來都是出超，全世界的金和銀都流入印度：例如一九二五年，世界金產額的一半都被印度買去了——單就這點來說，印度可說是世界最富的國家了。

然而實際是怎樣呢？印度國民每年的收入平均起來每人僅僅有三十八盧比（Rupee）約等於日金二十四元七角，相當於日本國民每人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德國的十五分之一，英國的二十五分之一。從這點看來，說印度是全世界最貧乏的國家，也決不是言之太過。

以上，以最大規模的最露骨表現的印度爲例，研究在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布爾

喬亞泥的榨取機構。在其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諸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細微的地方雖有不同，但根本上一點也沒有差異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其榨取關係比之印度還有更複雜更明顯的形態）。

總言之，帝國主義的支配和榨取，普及到殖民地社會的一切地方，吸收到殖民地民衆的最後的血液。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在殖民地一切的設施，都是爲着支持帝國主義的榨取而來的。甚至連這巨大的「吸血」設施的維持費，也從殖民地榨取出來。

帝國主義的支配和榨取，對於那原來是和平的殖民地社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和影響呢？我們先從占着殖民地經濟大部分的農村去看吧。

第二節 殖民地農業的特質

資本主義侵入殖民地的直接的目的，無論如何，不在乎占有人口大部分的廣

大的商品市場，而在乎多量地供給資本主義工業必要的原料農產物的農村。殖民
地各國的農村在資本主義侵入以前，多是殘存着原始共產制時代的形態；縱使在
進化到最高階段的地方，也不出封建的農業關係。小農經營，家庭手工業和農業
生產的結合，自然（自足自給）經濟等是特徵。外國資本主義，在完全不知道資本
主義生產和商品的和平的農村，敷設鐵路，輸入用機器生產的大量的廉價商品，
殖民地農村便徐徐地確實地歸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範疇。於是，從交換過程而
起變革的農村，其生產過程和階級關係也漸次變革了。

其結果怎樣呢？我們在此無暇一一具體地，說明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殖民地農
業變革的實情，祇簡單地舉其最應注意的特質如下：

（一）土地·使用·及·其·所·有·的·形·態。殖民地農村的大部分，還不知道資本主義的
大規模耕作。土地使用的主要形態，爲了農業技術的未發達，祇限於小農經營和
小佃農經營。卽，僅有一點土地的農民，耕種自己的耕地；或者沒有土地的農民

，租地主的土地來耕作；只有這兩種形態而已。貨幣經濟侵入農村；農民內部便起了階級的分化；土地向地主集中，富農階級開始發生的場合，一般地說，資本主義的經濟也不發達的。

許多殖民地國家的農村，在資本主義侵入以前；土地還是村落共同所有的。但資本主義侵入後，以法律把那些土地改變為布爾喬亞的所有了。即是消滅了酋長、僧侶和領主等的土地所有者，農民大部分喪失其土地所有權而陷於小佃農的地位。於是，沒有土地的貧農階層，小佃農和農業雇傭人，占着農村人口的大部分。

(二)封建的榨取 從前封建的以至其他形態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根本沒有怎樣的變革而殘留着。但封建的榨取關係，在布爾喬亞法律的假面目之下被『近代化』，成為更利害的東西。連印度、中國、埃及等最進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佃農關係也附帶着各種各色的中世紀的義務（例如地租外的貢納，勞力的供

給等)。地租的主要形態是物納地租，但在許多地方還有勞力地租的殘存。跟着貨幣經濟的發展，貨幣地租也發生了。這樣，農民的生產物的大半，都被地主奪去。

(三)租稅的榨取。帝國主義的農業課稅，就沿用着封建時代的租稅政策來作野獸般的榨取，例如印度的某地方，農民全生產物的百分之四〇至五〇被作為租稅（在麻得拉斯（Madras）賓加爾（Bengal），中央諸州、聯合諸州等地方，英領印度政府和本地的支配階級，將所榨得的平均分配）。同樣，在印度內西亞地方，農民總生產物的百分之二五至三五，在周尼斯（Tunis）約百分之五〇。在亞爾徹利亞（Algeria）約一倍半，均被作為租稅而取去。所以在本質上，殖民地的農民是農奴，帝國主義國家等於封建領主。

許多殖民地的農民，除了現物稅之外，還被課以賦役勞動，（中亞非利加、南亞非利加、玻里內西亞、周尼斯、印度內西亞）；不但如此，利用森林、放牧

地、水源、果樹等等場合，也要收稅；牧畜稅、狩獵稅、房屋稅、人頭稅等等，被任意地榨取。

(四)高利貸的商業資本 在資本主義侵入以前，商業發展到相當程度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諸國（印度、中國、爪哇、土耳其、阿爾及耳（Algeria）、埃及等），從來的高利貸的商業資本已有相當的發展了；而外國資本主義便加強擴大這高利貸的商業資本支配農村的力量。私有財產的確立發展；農業生產品從農村運至都市，價格起了急激的騰貴；土地價格非常地高漲；農村的過剩人口爲了沒有產業工人化，感覺到土地非常缺乏。因貨幣經濟的發展和政府的課稅，農民急需現金；又因天災、時疫、失收等劇作，農民不得不更陷於高利貸的羅網；諸如此類的事，都是加強高利貸商業資本支配農村的力量理由。重要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歷史，便是高利貸資本可驚地增大的歷史。農民失掉他所有的土地，做了高利貸的犧牲，做了利息的奴隸。土著農民和貴族的土地

，便急激地集中在高利貸者和商人的手裏。

這樣，在殖民地的農村，地主成爲商人和高利貸者，商人成爲高利貸者和地主了。而官吏就是從農村中這些支配階級出來的。這個過程，在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表現着種種不同的速度和形態；但在本質上，無論如何都可看見共通的現象。而且具體地表現着這地主——高利貸者——商人三位一體的農村支配階級，一方面和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沍密切的同盟，成爲殖民地榨取的機構；他方面維持着封建的榨取，支配的諸關係，成爲阻礙殖民地工業發展的要因。

(五)強·制·地·促·進·商·業·的·農·業。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沍爲着從各殖民地的農業特產品的貿易榨取龐大的利潤，就極力促進商業向農業方面的發展；例如爲了印度多產鴉片和棉花，印度內西亞多產甘蔗、煙草和藍，台灣多產甘蔗，就施行種種強制的方法。卽由法律強制農民耕作特殊的農作物，以現物作繳納租稅等等強制耕作，且和農民訂立購買特殊農產物的契約（在這時候還加以種種的強制，農產

品祇以照本的價格購買)。在中國、印度、菲律賓、印度內西亞、安南等地，高利貸者借資本或種子給農民。而以賤價收買木棉、甘蔗、蠶絲等，便是例證。這場合的農民，對於本國資本或土著的高利貸商業資本，完全居於奴隸的地位。

帝國主義這種政策的結果，使殖民地經濟愈加附屬於本國的金融資本。在另一方面，因為把耕種糧食的面積都用作商業用的農業生產，大眾的饑餓成爲不可避免的。

(七) 栽植區。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汜爲着從茶、咖啡、可可粉、木棉、樹膠等商業用農產物獲得巨大的利潤，所以設置所謂「栽植區」。這是從政府以照本的價格購得土地，把土民束縛在長期契約，在奴隸的勞動條件之下使他們耕種這些農作物的方法（恰似日本的監獄制度），在這場合，金融資本把土民當作農業勞動者而直接榨取。

(七) 水源的獨占。東洋諸國的農業，灌溉問題是負着決定的任務的。資本主

義侵入東洋殖民地的時候，破壞了這些國家從前所有的灌溉設備，農業生產就受了很大的打擊（印度、印度的西亞和埃及）。但在最近，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實行近代的水利設施，農民利用它便被榨取大筆的水利稅。在印度，從國營水路引水至一英畝的耕地，抽入十個盧比。埃及、安南、印度內西亞、朝鮮和台灣等地方，也同樣行着這種制度。這樣，在農業上雖然使用了進步的技術，但這不過是爲着強化帝國主義的榨取而設的。

（八）農·村·家·庭·手·工·業·的·破·壞。廉價的資本主義的商品直接地破壞了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特別是一向作爲農村家庭手工業的重要部門的紡織，機織，完全被蒸氣機關生產的棉紗，棉布驅逐了。這樣無條件地被捲入了資本主義商業關係的農民便愈加貧窮化，不得不陷入高利貸的羅網而脫離了所有的土地。

上面把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農村實施的榨取機構大體說明了。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直接地從租稅政策，水利經營和貿易等各種方法以榨取殖民地農民，或者通

過土著的高利貸的商業資本之手以榨取殖民地農民。高利貸的商業資本，則以舊式的封建的榨取關係作為維持帝國主義利益的利器。他方面，廣大的勞苦大眾，由於地租、租稅和強制勞動，連骨頭也將被吃到；負擔着高利率的債務，變成利息奴隸和栽植區的奴隸了。

因此促進了農村的階級分化，即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寵兒的富農和高利貸的小羣，他方面是脫離土地或者祇有很少土地的巨大農民羣衆。又因為都市的資本主義工業被妨害，許多脫離土地的農民不能成爲產業工人，於是漂泊海外，流氓化土匪化（中國的軍隊便是從這些土匪化的農民出來的），便成爲普遍的現象。農村潛在的人口過剩，農民的失業達到極度。由於農村家庭手工業的破壞，就發現農村生產力的過剩，跟着也就急切地需要土地；土地恐慌成爲普遍的現象，農業革命便越發不能避免。

第三節 金融資本與土著資本

帝國主義本國的金融資本，把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完全握在自己的手中。殖民地的一切生產，都以保證帝國主義資本的超利潤和維持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獨占爲目的。所以殖民地的經濟，以適合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的利益爲原則，遂現出不平衡的發展。而且在某種條件之下，殖民地的土著資本即使發達，也不過愈加造成殖民地經濟依存帝國主義經濟的條件。

(一) 殖民地重要的生產諸力和生產手段，都被帝國主義絕對的獨占着。耕地、森林、金鑛、寶石鑛、樹膠及其他熱帶植物等等，以至鐵路、港灣、航路等交通手段，都完全被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所獨占。特別是殖民地的鐵路，帝國主義不僅把它作爲巨大利潤的源泉，而且對於市場的擴大，原料的獲得，進而對於殖民地政治的軍事的支配，都有着決定的意義。

(二)帝國主義之侵入殖民地，對於原料和商品市場，比甚麼都更注重；所以對殖民地的資本輸出。以工業爲目的的很少，許多場合是帶着高利貸的性質的，這也是特徵。即，對於殖民地政府的國債，例如對中國的支配階級（軍閥）的借款等（鐵路的敷設，航空路的開拓等），占着資本輸出的大部分。在這場合，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不僅用資本主義的方法榨取廉價的勞動力，而且通過殖民地的支配機構，抽取從農民及其他勞苦大眾（用租稅的形式）榨取的作爲利息的金錢。同時，由於對殖民地政府或土著支配階級的借款，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支配力更加強固化了。

(三)資本輸出即使促進殖民地的工業化，可是這不過強化殖民地經濟對金融資本的依存性。帝國主義爲生產的目的而投資的部門，主要的祇限於交通機關（鐵道、造船、築港）的擴張，和原料品的生產或原料品的加工製造，這不過加強原料資源的獨占和殖民地經濟向本國的從屬。可是，因爲從殖民地勞動者榨取的

巨大的剩餘價值，完全拿回本國蓄積是不可能的，因而阻礙殖民地經濟的發展，障害殖民地經濟的政治的獨立。

(四)金融資本各種獨占的集團，努力獨占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所有一切的對外貿易，使殖民地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結合，完全統制在自己之手。因之，殖民地經濟不能直接的和世界經濟結合，其國內市場的發展力和國外的輸出輸入，都不能不適應各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的利益（甚至半殖民地的中國，在國民革命完成了的今日，尚不能把關稅政策離開帝國主義而自主）。帝國主義由於對外貿易的獨占，就可以隨意榨取殖民地諸國的富源。

如上所說，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一切經濟，一方面維持和強化其對本國金融資本依存性；一方面採取妨害殖民地經濟獨自發展和阻止獨立的資本主義產業發展的政策。所以土著工業資本的發展，在原則上是被阻止的；即使其發展達到被允許的場合，仍以適合或從屬於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為條件。

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在殖民地促進大工業的發展，不得已而允許土著資本的發展，祇有在如下的有特殊事故的場合：

(一)爲了戰爭的準備或進行，在戰略有使重要殖民地各種金屬工業和化學工業發展之必要的場合。如歐洲大戰和現在需要進攻蘇聯，英國便在印度行着這樣的政策；在朝鮮和滿洲施行的日本的政策，都是很好的例子。

(二)有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戰爭的必要，所以同意於殖民地關稅的提高。在這場合，每每是附加着對於自己國家有利的特惠條件。例如因英國和日本競爭，允許印度棉布關稅的抬高；以中國關稅自主問題爲中心的列強間的鬥爭等。

(三)在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期，對於土著布爾喬亞有讓步之必要，所以有放鬆經濟壓迫的場合。

這些多是特殊的經濟外的現象，但不論這些現象消滅與否，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的政策，仍然是阻止殖民地資本主義之獨自的發展。所以殖民地國民經濟的

發展，特別是殖民地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祇是在和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尖銳地對立之下進行。這樣，殖民地民族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必然地激化，革命的危機，排貨運動，民族主義暴動等等，成爲不可避免的事。

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工業的發展，多少促進土著資本的發達，使民族工業布爾喬亞氾抬頭起來，但土著資本則感到有除去帝國主義者妨害殖民地經濟獨立發展的束縛的必要。這樣，民族工業布爾喬亞氾和高利貸的商業的布爾喬亞，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必然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民族的鬥爭。但同時新的資本主義搾取形態的發達，又發生了殖民地真正的革命的階級，即勞動大衆。殖民地的勞動者大衆，在非人類的勞動條件和低廉的勞動工資之下，數倍於帝國主義國的勞動階級，在赤裸裸的搾取之下掙扎着。他們非人類的生活狀態，必然地使他們急激的革命化。而且這個階級，繼續引起自己周圍的巨大的農民大衆，對殖民地的金融資本的支配作有組織的抵抗。

第四節 殖民地蛻化論及其批判

所謂『殖民地蛻化論』，即是殖民地在帝國主義之下進行資本主義的發展，漸漸地成爲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和平地脫離殖民地狀態的主張。這種主張，始終是支持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殖民政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

資本主義侵入殖民地，使殖民地民族的文化向上，成爲民族解放的條件，這是第二國際一切理論家們從來所說的。他們因此便擁護和讚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榨取。甚至勞働大衆的前衛政黨的陣營內，在第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澈底地批判殖民地蛻化論以前，還有人意識地或無意識地主張這種理論，他們主張殖民地的工業化是由帝國主義的政策而促進的。

例如英國××黨的達特在其所著『近代印度』（日譯本叫作『馬克斯主義者所見的印度諸問題』）中這樣說着：

「在十九世紀，印度是英國工業家最重要的販賣市場；在二十世紀，印度在英國資本的統制下急激地工業化了。英國資本在印度，由於巨大的而且無責任的官僚的機構和勞動者的半奴隸狀態，比之在本國還有着更有利的投資條件」。

還有，現在成爲勞動大眾的前衛政黨的「叛徒」的羅伊於一九二七年十月，關於印度問題也說了如下的話：

「帝國主義的新政策，漸次地使印度『脫離殖民地而蛻化』印度次第從『屬領』向『自治領』轉化了……最後，印度從農業的殖民地領土變成近代的工業國——『英國之自由的諸民族的結合』之一員了……」

但是，在勞動大眾的前衛政黨的第二次大會（一九二〇年）的時候中羅伊是反對這樣主張的。在第二次大會採用的伊里奇的殖民地民族問題的綱領，羅伊附加以經伊里奇校閱而起草的『補足綱領』，在其中有這樣的說：

「以暴力壓迫東洋諸民族的外國帝國主義，無疑的是阻礙這些民族的社會的

及經濟的發展，並奪去其達到歐洲及美洲一樣發展階段的可能性。在阻礙殖民地各國工業發展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底下，土著勞働者不過是最近才存在。

在第六次大會，關於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正確的伊里奇的理論，更深刻地發展。批判了羅伊一派的殖民地蛻化論，殖民地蛻化論怎樣錯誤，在第二節及第三節我們已經論及了。由此，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對於殖民地農業及工業的政策，大體可以明白了吧。

可是，由於甚麼原因而發生勞働大眾的前衛政黨內這種錯誤理論呢？第一，在世界大戰中及戰後數年間，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尤其是印度及中國，很可以明顯的看見資本主義之急激的發展；第二，在戰後民族革命運動高漲的時代，英帝國主義對於印度布爾喬亞汜給以暫時的讓步，例如爲了印度紡織工業的利益，而允許給以百分之一五的關稅率；第三，鑑於英國國內分離的傾向之發展（各自治領土分離主義的傾向），對於限制印度布爾喬亞汜的立法議會和將來給與憲法的

限制，英帝國主義會試用一種巧妙的策略等等。但是，這些不過是英國布爾喬亞在特殊條件之下無可奈何的一時的政策罷了。到了第三期的現在，尤其是在世界恐慌的影響之下，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對殖民地各國的攻勢，更爲露骨，試看最近工黨內閣的對印政策，便很可以明白。

殖民地蛻化論者的理論根據，以爲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是資本向殖民地輸入，這樣必然地引起殖民地的工業化。但是，這種主張照事實看來，很明顯地是完全錯誤的。試以印度爲例吧，英國資本對印度的輸出，大戰前數年間每年是一三〇〇——一六〇〇萬磅，但在大戰後六七年就非常地減少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由二五〇〇——三〇〇〇萬磅，有時還達到三六〇〇萬磅。此後則一落千丈，從三〇〇萬減至二〇〇萬磅，到一九二七年僅有八〇萬磅。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資本輸出總額中，爲生產的目的（作工業資本）而輸出的祇有一小部分；即在那總額九千四百四十萬磅之中，有七十萬磅是政府的公債。在戰時及戰後

對印度輸出的資本中，充作工業資本的，僅占總數的十分之一罷了。這樣，可見資本的輸出，決不能成爲殖民地工業化的條件。

然而，大戰後印度土著資本的發展，使一向站在獨占地位的英國資本受着威脅，英帝國主義爲了阻止印度的工業化，便採取各種方策。例如，土著布爾喬亞氾爲着給與信用於工業而要求設辦國立銀行，被英國政府反對，在一九二〇年便頒布禁止國立銀行的法令。又如一九二二年印度計劃建築十五億盧比的鐵路的時候，關於機關車及其他鐵路材料，英國反對印度鐵工業家的要求，終於要向英國訂購。又如爲了保護國內工業，對於原料品課以百分之二二的輸出稅，在一九二七年祇少百分之三。同時盧比的匯兌，以人工使之從一·四先令抬頭至一·六先令，結果對於輸入品百分之一二·五的報酬，還是一樣。

自然，不管帝國主義施行這樣的政策，事實上殖民地的工業是漸漸地進行的。但這祇有在和帝國主義尖銳的對立之下才有可能。以爲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氾和

平地發展殖民地的工業化——例如印度從農業國發展到工業國，從殖民地的屬領變成獨立的資本主義自治領土——這是完全錯誤的。

殖民地蛻化論者的政治結論，必然的引起對殖民地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鬪爭估量過低的評價。英國××黨內的殖民地蛻化論者們，以為印度當前的問題，不是以社會主義革命為前提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而是從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成長的問題。他們不但主張印度民族布爾喬亞是反革命化，還以為擺脫帝國主義支配的民族解放不是最中心的問題。據這種主張，則殖民地勞働大衆對於國內外布爾喬亞資本主義的榨取的鬥爭，成為殖民地革命的主要內容；包含廣泛的農民和都市小布爾喬亞大衆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意義，就完全被抹殺了。所以殖民地蛻化論，把殖民地勞働者的戰略引導入非常危險的方面，我們非徹底克服它不可。

第四章 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特質

在這章，我們打算論述殖民地民族革命實現的諸變革之內容及其特殊性、負擔這個革命的諸階級、殖民地布爾喬亞的處置，殖民地革命中勞動大眾的領導作用和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發展傾向等問題。

第一節 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內容和形式

一切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即在經濟較爲發展的國家，如中國及印度，其生產力的發展，比之英、美、德等資本主義國家相差很遠；近代工業未發達的結果，其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社會化的程度還比較的低下，工資勞動者階級也相對的較弱。其全經濟機構，尤其是農村的生產關係，多半存在着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

諸關係。

因之，殖民地諸國的革命，自然不能如英德等國那樣純粹形式的勞働大衆革命——英德等國是資本主義有了高度發展的國家，殖民地諸國的革命，當然不能如它所想像那樣純粹形式的勞働大衆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也不是如所謂「資本主義諸國在中等的發展階段中，含有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性質的廣泛的諸任務」的勞働大衆革命，又不是「將迅速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這樣的革命方式。

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被殖民地經濟發展的階段所規定，實現這種變革是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即一方面推倒對殖民地榨取和壓迫的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同時他方面又廢除支配殖民地經濟的前資本主義的以至殖民地的諸關係，而爭自由發展工業生產的諸條件的變革。

通常我們說到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腦子裏常常現出英、法等歐洲

先進諸國通過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那樣的革命。這種革命最重要的任務，在經濟上，打破農村中封建的剝削關係（解放農奴和分割土地給農民），爲了近代工業的發展而開闢國內市場（商業的自由和廢除國內的關稅等等），克服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諸形態（例如基爾特）；在政治上，由立法、行政、司法權的行使而促進政治自由的實現（集會、言論、結社的自由），完成全民族的統一等等。而且在這個場合，革命敵人是封建的地主階級，新興的工業布爾喬亞氾立在這革命的諸階級（農民及都市小商人）的前鋒，爲推倒這封建的地主階級的支配而作戰。現在我們所看見這些國家的，是建立了那種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制度。

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便是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例子。但是，在俄國發生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當時，因爲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因之勞働大衆的力量非常地強大）。所以從階級關係說，和上述典型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形式不同。即，布爾喬亞氾立在最革命的前鋒了，階級鬥爭採

取公然的形式，以勞働大衆爲先鋒隊，當農民作革命主力的階級陣營表現出公然的姿態時，俄國的布爾喬亞汜反而屈服在俄皇專制主義之下，從中破壞革命。因此，俄國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由於勞働大衆指導之下的勞動者農民的革命的鬥爭（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月革命），而開始把它完成了。

爲着使人們容易理解殖民地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例子，屢次的被作爲比較的對照。但是，現代的殖民地民族革命是發生在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的階段，又是起於帝國主義握着絕對支配權的殖民地中，從這點說來，和俄國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是有着根本不同的特質。

這個特質是甚麼呢？那便是殖民地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和對帝國主義的奴隸化而起的民族解放鬥爭，是有着有機地結合着的一點上。殖民地真正的支配者，實在說來不是封建的地主階級和高利貸的——商業布爾喬亞汜（廣義說是所謂「買辦階級」），而是立在他們背後指使他們進行殖民地支配的帝國主義布爾

喬亞泥。所以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即使想避免一步封建的榨取和殖民地的壓迫，也是不可能的。

殖民地各國農業革命的進行，和一切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同樣，成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問題。但是，維持着殖民地農村封建的乃至前資本主義的榨取——支配的諸關係，實在是外國帝國主義（我們在第三章已經說過了）。在俄國革命中，農民革命關爭直接的敵人是沙皇專制主義，而在殖民地，農民若不推翻帝國主義的支配，則不能打倒農村中封建的支配階級，解決深刻的農業危機和土地恐慌。

這樣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在它本身上，不能不帶有堅決地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同時，也給與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形式（階級關係）以特殊的影響。一方面，帝國主義的壓迫，加速地使革命的危機成熟，加強勞動者農民大眾的不滿，容易使他們動員。其結果，革命運動便成爲急激的而且強大的大眾運動而爆發，帶

有所謂「一般的國民革命」的性質。他方面，是民族的要求，不祇是吸收了勞動者階級和農民，且在革命進行的過程中，還使一切其他諸階級的立場也起了變化。即是第一，在運動的初期中，都市貧困的小布爾喬亞和布爾喬亞的知識分子，都表現為積極的革命勢力；第二，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殖民地民族布爾喬亞的地位是動搖的，在革命的進行中，比其他獨立諸國革命（例如俄國革命）的時候，更加急激地成為反革命化了。

殖民地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表現為積極的革命要素的，祇是勞動大眾和農民。所以，體現殖民地民族革命將來的革命權力，也不能不異於通常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表現法國及其先進諸國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權力的，是所謂「國民會議」，這是使一般國民有平等地參與政權的理想制度，是形式的民主主義原則的表現。反之，自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以來，以勞動大眾當作積極的革命勢力而出現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其真正的革命的權力，是勞動者農民及其

他一切被榨取社會層的實質的民主主義的權力，即不外是體現所謂「勞働大衆農民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權力——工農民主專政的權力（因之，「國民會議」的思想——現在成爲中國×××的布爾喬亞汎及小布爾喬亞的××主義者的口號——在現階段，是公然地帶着反革命性質的）。

在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的現代，地球上的一角已經確立着勞働大衆的政權。重要的帝國主義諸國在這勞働大衆革命前夜的現階段，殖民地諸國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當然不能不正確地採取上述的形式。同時，考察上述那些條件的時候，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意義，也不是如先進資本主義諸國那樣單純地以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爲前提條件，這是很明顯的事。相反的，殖民地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在已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進諸國勞動者的援助之下，儘可不經過資本主義的途徑，而有着和平地轉化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

這樣，殖民地民族革命應該實現的課題（內容），是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

但從其階級的關係，權力的性質及其發展的前途來看時，則和通常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應有極端不同的性質。而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到怎樣的程度才有實現的可能，以如何的形式如何的速度而成長為社會主義革命，這須由各殖民地生產力發展的程度，革命的勞動者農民運動的成熟程度，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及民族布爾喬亞力量的強弱，最後特別重要的，是資本主義世界全體勞動大眾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範圍之強固等等條件而決定着。

第二節 民族革命的諸階層

關於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特質，在上面已概略的說過了。為理解出現於這革命的各階段的民族革命諸階級的實力，其要求的性質和革命性之限度等起見，現在，我們再具體地把它分析一下吧。

殖民地社會的諸階級，是公然地做帝國主義部下的封建地主階級（封建領主

、軍閥、地主）及買辦的（高利貸的商業的）布爾喬亞。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支配和封建的榨取，是從正面反對的反革命階級；他們的地位，隨着殖民地經濟的發展，而變動其自身的基礎；他們倚靠着背後的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的力量，而維持其支配的地位。其次，在帝國主義的陣營和民族革命的陣營間動搖着的民族布爾喬亞，我們可以稱之為民族改良主義的階級（關於這些當在下節論述）；殖民地小布爾喬亞的上層，也現出追隨着民族布爾喬亞而不斷地動搖，所以也應該計算在這個範疇之內。最後要列舉的，能負起民族革命的諸階級，那麼便是勞動者，農民及都市貧窮的小布爾喬亞。

殖民地的勞動大眾，由於受國內資本階級及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的榨取，殖民的奴隸化的結果，在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完全被剝奪了，被束縛在兩三重重的羈絆中。所以他們不僅要脫離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的支配，同時還要掙脫國內封建支配階級的榨取。若不脫離資本主義一般的榨取，要完全地解放自己，也是

不可能的。但是，因為殖民地工業化的程度很低下，勞動者要一躍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到底是不可能，所以最初須得建立工業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他們爲了要獲得作爲組織自己階級力量的政治的組織的自由，不得不爲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而作戰。因之，殖民地的勞動者，在其本質上，是能夠最徹底的實行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階級，雖然爲數頗少，但他們都在帝國主義支配的殖民地最重要的地方——港灣、都市、鐵路、鑛山等處集中着。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有着高度的組織性及集團性，所以能成爲殖民地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階級。

其次，因爲農民占着殖民地人口之絕對的大多數，和農業革命成爲殖民地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課題，所以可稱爲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階級。農民之中，雖然也有種種的階層，但貧乏的勤勞農民，是占着殖民地農村人口的大部分，佃農及小農受一切種類的前資本主義的榨取，他們大部分連耕地都被奪去，從生產過程中退出來，次第地被壓倒於飢餓和疫病的境地。而且，農村中的農業

勞動者（農業日工）也是勞動者最重要的同盟者。這些階層在都市勞動大眾的指導之下，實行土地革命，成爲農村最重要的最革命的勢力（但是農民要求的是土地革命，而不是農業的社會主義的集團經營；卽這是直接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變革，而不是勞動大眾革命，這裏是農民要求的限度）。

隨着殖民地半殖民地農村的市場關係的發達，在農民內部起了階級的分化；由於高利貸，商業，耕地租借，工資勞動的使用等的盛行，榨取勤勞農民的富農層也跟着發生。這個階層，在革命最初的階段是和封建的大地主階級鬪爭的；但隨着農業革命的進行，他們便移向反革命的陣營去了。

最後，小布爾喬亞沉在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多少遲緩的殖民地諸國，其數量上雖非常強大，但因他們是從複雜的階層而成，所以對於民主主義革命的態度，也表現着反映出其種種複雜階層的變化。

（二）手工業者爲了被外國資本主義商品輸入的威脅，對於帝國主義有利害上

的對立；同時，因為他們對於工人和學徒，是立在無限制的半封建的榨取者的地位，所以對於勞動者階級的革命運動，採取反對的立場；但是他們自身的大部分，也是被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榨取而困苦着的。這樣，這個階層是充滿着動搖的矛盾的狀態，往往會走向反動的空想主義的影響之下。

(二)商人(都市的及農村的)是以商業和高利貸與在農村中的榨取結合着的，但同時也立在接受國內市場擴大的立場。然而這個階層決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含有和買辦階級密接地結合着的階層，以及祇在國內主要市場活動的階層，而它們兩者之間，又常常可以看見利益上的衝突。

(三)小布爾喬亞的知識分子(主要的是學生)，不僅單是小布爾喬亞汜特殊利害的代表者，而且還常常表現為全民族布爾喬亞汜的一般客觀的利害最決定的代表者。在民族運動最初的階段，這個階層常常立在民族的諸要求之辯護者的地位。因之，他們在運動的表面，表現着相當偉大的作用，(例如中國的五四運動)

。他們多半是從土地所有者階級出身，所以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他們雖隨着階級鬭爭的激化，會投到勞動者運動中去，但他們還是常常帶着動搖的，不決斷的小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他們當中，祇有少數的人經過階級鬭爭的訓練，和自己的階級絕緣，而成了爲勞動者的利益真正鬭爭着的戰士。

(四)都·市·的·貧·乏·層，這是屬於不榨取他人勞動的手工業者、小商人、無業的知識分子及都市沒落的農民等等，依據他們的狀態，是客觀地立在革命之旁而被強制着的。此外，在殖民地的都市及農村中的苦力，他們不知道工場勞動，祇是等於執行着臨時勞動的半無產者的大衆。

在大體上，殖民地的小布爾喬亞凡屬於上層的，是追隨着民族布爾喬亞而動搖；其貧困的下層的，在勞動大衆的指導之下，作爲革命的要素而工作着。

第三節 民族布爾喬亞與民族改良主義

向來，以爲殖民地的民族布爾喬亞，從土著資本發展的利害上，對於帝國主義會無條件地取着反對的立場。這種錯誤的理論，相當廣泛的流行着。然而實際上，民族布爾喬亞對於帝國主義，是沒有甚麼統一的態度的。布爾喬亞中之一部分，尤其是商業布爾喬亞，是直接地奉承着帝國主義資本的利益的（即所謂「買辦布爾喬亞」），他們和封建的諸階級及土著官吏的上層，共同成爲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忠實的同盟者；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正採取着敵對的態度。反之，民族布爾喬亞的其他部分，特別是對於民族工業的發達有利益的工業布爾喬亞，他們一般地是站在民族獨立的立場。但他們在民族革命的陣營內，有着動搖的要求，妥協的傾向——代表民族改良主義的傾向。

在民族革命運動中，布爾喬亞的動搖的游離的立場，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以後的中國革命史上很明顯地表現着。布爾喬亞的政黨，最初是站在全民族革命的諸階級上，當作革命的政黨而活動；但因勞動者農民的大衆運動和組

織力的成長，他們便共同漸次地移行到反革命的陣營，現在，更表現為中國的封建的地主階級和民族布爾喬亞氾的同盟，公然成為帝國主義的反民族革命的政黨了。在埃及和印度，其運動還是採取着典型的布爾喬亞的民族運動的形式，但隨着第三期的革命情勢的迫切，布爾喬亞氾也便顯著地表現出他們反革命化的過程，大體和中國所見情形同樣，尤其是最近印度甘地一派的民族改良主義者，其無廉恥的反動更值得注意。

從帝國主義的支配下求解放，是殖民地民族發展的全體的利益，這雖是和民族布爾喬亞氾的利益相一致，但和帝國主義體制的全本質是絕對矛盾的。且土著資本家階級的各階層，由於種種的利害關係，和帝國主義資本結合着。所以民族布爾喬亞氾，在口頭上雖然怎樣喊着打倒帝國主義，但要完全的實現，在他們是客觀的不可能。他們便採取部分的讓步，屈服於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氾，甚至於奉承他們；他們祇要能夠維持自己在殖民地的地位，對於獨占着殖民地支配權的帝

國主義布爾喬亞的地位，是一點也不會變動的。

民族布爾喬亞這類的態度，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多少總可以使他們屈服的。可是，民族布爾喬亞，在當勞動者農民大眾的革命運動還未成長到直接地迫切的威脅自己的程度之前，他們是不表示完全屈服的。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一方面，阻止這勞動者農民革命的成長，而他方面，爲了對於帝國主義底自己的立場，使之有利，必要把小布爾喬亞、農民及勞動者一部分，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把這個運動全體，停止在布爾喬亞的——民族主義的圈內。而且，使勞動者階級服從自己，是隨着勞動大眾的政治成長而困難，且將要求農民的支持，在這一點，民族布爾喬亞便暴露了自己最大的弱點，因爲殖民地農民的難耐狀態，祇有實行徹底的農業革命，才能解決。可是在中國、印度和埃及等國家的布爾喬亞的利害關係，是直接地聯繫在土地所有，高利貸的商業資本及榨取農民大眾的上面。這樣，民族布爾喬亞不僅是農業革命的敵人，而且更反對有一切決定

的意義的農村改革。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布爾喬亞氾急激的叛變，正是在華南諸省的農業革命現實地開始的時候發生的。而且，××政府當初作爲農村政策而聲明的二五減租和減低高利貸利息，到了後來，連這微溫的改良政策也沒有實行。

這樣，民族布爾喬亞氾是沒有解決民族革命的根本任務的力量，他們不過狠命地以內容空虛的民族主義的言辭和姿態，把小布爾喬亞氾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爲取得帝國主義若干的讓步而努力。因之，他們對於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氾，不能實行出甚麼有力量的鬭爭，大衆和帝國主義之間和平的協調的可能，祇是幻想罷了。而且，大衆將由此而更加覺悟布爾喬亞的民族改良主義的無力。

民族改良主義變相之一的小布爾喬亞的各種政黨，在殖民地的作用，也是不可輕視的。印度的甘地主義，印度內西亞的莎列卡·竟斯倫及埃及的瓦夫德黨，最初原是當作一種急激的小布爾喬亞的民族革命運動而出發的，但由於其後發展

，便成爲奉承大布爾喬亞派的，代表士著布爾喬亞派民族改良主義的傾向的黨派了。後來，在印度，埃及，印度內西亞等地方，也發生了急進的多少站在民族革命主義立場的小布爾喬亞諸黨派（例如印度的青年黨、瓦達尼黨、莎列卡·拉雅特等）。在中國——××黨內部的××派，所謂『第三黨』運動和從中國××黨脫落了的陳獨秀派等，即屬於這種傾向（中國急進的小布爾喬亞的各種黨派，許多社會主義的，有時候也具有共產主義的外形，這是東洋殖民地諸國民族改良主義的特質之一，應該值得注意的）。

但是，這些黨派在根本上，是民族布爾喬亞派結合着的。他們率領着許多小布爾喬亞的知識分子，揭着民族革命的諸要求，但同時却意識地或無意識地代表國內資本主義發展的利益，即表面上雖是公然地和大布爾喬亞的黨派民族改良主義相對立，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取着革命的態度，成爲殖民地布爾喬亞派反帝國主義底利害的革命的担当者（印度國民會議內的左翼即其好例）。可是，革命的

進展，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內部的根本問題（尤其是農業革命）表面化的時候，尤其當勞動大眾與農民政權的革命條件漸次成熟的時候，這些黨派的革命性也隨之消滅了：在目前，××這些小布爾喬亞的黨派，除了阻止小布爾喬亞及農民大眾成爲××革命的同志，和阻止他們不要離開民族改良主義的影響之外，是沒有甚麼作用的。所以，他們雖然怎樣的唱着殖民的調子，而殖民地的爾布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由這些黨派的領導，是決不能實現的。

第四節 殖民地民族革命中勞動者的領導作用

殖民地民族革命勞動者領導的意義，上面已經簡單地說過了。在此，我們要繼續把殖民地勞動者階級的特質，作詳細的分析與研究。

殖民地勞動者絕對的大多數，是出身於貧乏化的農村中，而工場又和農村有着密切的關係。在廣大的殖民地中（除上海，孟買加爾各答等大工業都市外）由

上一代即從事於大工業的勞動者是很少數的。勞動者的其他部分，是由殖民地社會中占有廣大地盤的手工業之沒落，而轉成的勞動者化的階層。沒落的手工業和小所有者在勞動者階級中，有着相同的氣質和意識，因而在勞動者階級的內部，造成了被民族改良主義的傾向侵入的地盤。

勞動者階級的構成分子不斷地變化（工場勞動者頻繁的更迭，勞動者的歸村，沒落的農民流入新的大眾的工業部門），婦女勞動及少年勞動占着很高的比率，言語的不同及識字的很少，宗教的以至身分的偏見食古不化等等，這些都使系統的宣傳和煽動的困難，而成爲使階級意識成長遲緩的要因。但從他方面說，由於國內資本及國外資本用最野蠻的方法毫不放鬆的榨取，完全剝奪了勞動者的政治權利，這樣，打破了殖民地勞動者運動一切組織上的困難，而成爲殖民地民族革命陣營內部最革命的要素成長之客觀的基礎。

殖民地勞動大眾，爲了自己的解放，必須從其所處的狀態，進行兩重的鬥爭

，即是說，不單要對本國資本家階級，爲着工資奴隸制度的革命而鬥爭，同時還應該對外國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者的封建支配階級，爲着殖民地奴隸制度的革命而鬥爭。這恰如俄國的勞動者將布爾喬亞的搾取和支配，作爲革命的前提條件，而有對布爾喬亞鬥爭的必要一樣，勞動者要打倒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支配權力，也應該先以工資勞動搾取制的解放爲前提條件而鬥爭。在先已說過，民族布爾喬亞對於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制度的鬥爭，雖有着利害的關係，但因爲他們客觀的存在條件的決定，在中途必然的成爲反革命化。所以，在這個鬥爭中。能夠徹底地始終鬥爭到底的階級，便是勞動大眾。

但是，殖民地的勞動者，決不能單獨地進行殖民地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在殖民地民族革命中，至少須和在數字上佔絕對多數的農民相結合，支持農民的要求——農村封建的乃至前資本主義的搾取關係的撤廢，和分配土地給農民的要求——爲了那種要求的實現而進行最徹底的鬥爭；才能實現以勞動大眾革命

爲前提條件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從農民這方面說，他們的數量雖多，但多分散於全國，所以單靠農民的力量，也決不能進行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從而，農業革命也不能完成。這在法國革命那樣典型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也是如此，當時都市急進的布爾喬亞特支持着農民的要求，爲着實現農業革命而鬥爭。但在現在——民族布爾喬亞祇能顯出民族改良主義的現在，在殖民地民族革命中，民族布爾喬亞支持農民的要求，而來指導農業革命，到底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殖民地的勞動大衆，應該出而替代布爾喬亞，處於指導農民革命的進行的立場。

這樣，殖民地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是在勞動者的指導之下，由勞動者，農民及被壓迫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之下的一切被搾取勞動者層的同盟去進行。而這個革命應該進行的根本的諸任務，照勞動大衆的前衛政黨第六次大會的規定，一般地是如下的（當然，這種規定在中國及印度等國已被特殊化，具體化着

的)：

(一)變革對於勞動者有利的各階級的力量關係；使國土從帝國主義的支配下解放(外國租界，鐵路，銀行及其他的國有化)和統一國土的民族，尙沒有完成的國家，把它實現起來；摧毀背後有帝國主義操縱的榨取的各階級底權力；組成勞動者及農民的政權與形成××軍；實現勞動者及農民的政權；使勞動者的領導權鞏固化。

(二)進行農業革命，使農民從一切前資本主義的及殖民地的榨取和奴隸的狀態解放出來；爲了土地的國有化和造成都市與農村間之盡可能的密切的經濟的及政治的結合，而施行改善農民狀態的各種根本方策。

(三)工業，交通機關等的發展，及適應隨着那種發展的勞動者的成長，而擴大勞動者階級底勞動組合的組織；在勞動大衆的前衛政黨的強化及其影響與指導之下，獲得廣泛的勞苦大衆，獲得八小時的工作制。

(四)賦與各民族之平等和婦女平等的權力；首創廢止國家和教會的分離及限制身分的政治；使都市及農村的大眾一般文化水準的向上。

固然，殖民地的勞動大眾，不能一步跳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指導階級的地位，必須對於民族布爾喬亞的民族改良主義影響力，經過困難的執拗的鬥爭，才可以達到。

綜觀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勞動者運動的成長，它的發展不過是世界大戰之後的事。世界大戰之後（一九一九——二三年間），民族革命運動的波浪，幾乎襲擊了世界任何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各國，殖民地勞動者運動最初的高潮恰好發生於這個時期，和民族運動之普遍的昂揚，有着有機的密切的關係。當時的運動的特徵（無論在中國，印度以及其他國家）是在於勞動者的階級利害，使之從屬於由民族布爾喬亞所指導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利害這一點。勞動者的同盟罷工及其他的鬥爭，在帶有組織的性質的限度中，那些平常都由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在領導，

勞動者的要求，被限於民族的要求了。即是，作為全體的殖民地民族運動，都在民族布爾喬亞的領導之下，所以勞動大眾和其他民族革命的諸階級，也同是在布爾喬亞的民族主義底影響和指導之下的。

反之，開始於一九二四——二三年間的殖民地勞動者運動的第二期，勞動者階級在政治舞台上，遂作為獨立的階級勢力而表現出它的特徵來了。因為在這個時期，勞動大眾離開了民族布爾喬亞的影響，為了獨自的直接階級利害的鬥爭，遂有了獨立的指導組織。為了對抗民族布爾喬亞而奪取民族革命一般的領導權的鬥爭就爆發了。許多殖民地國家發生××黨的組織，實在是這個時期。尤其近年來（指一九三一年——譯者），這種傾向在中國印度內西亞等地方，已採取決定的形態而表現着。在印度，經過了最近的各種事件，勞動階級漸漸地脫離甘地主義和國民會議左翼派的影響，在對英帝國主義及印度布爾喬亞的鬥爭中，漸漸地轉化為獨立的政治的要因。

殖民地民族革命領導權的鬥爭，在所有的場合，對布爾喬亞的民族改良主義而鬥爭的事情，是殖民地勞動者及其指導者的根本任務。在這場合，應該注意的兩個重大的錯誤戰略——經過××革命底經驗的批判，勞動大眾的前衛政黨第六次大會把它揭舉如下：

(一) 不理解民族的改良主義的傾向和民族革命的傾向之間的區別，其結果必追隨民族布爾喬亞派，不能把勞動者在政治上組織上，從布爾喬亞派的影響之下判然和獨立。爲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會引起忽視最重要的××鬥爭（尤其是促進農業革命的鬥爭）的錯誤。

(二) 布爾喬亞的民族改良主義，至少在運動初期的各階段中，和封建的——帝國主義的陣營不同，忽視小布爾喬亞派，農民及一部分勞動者的影響力的結果，更不採取優待民族改良主義的大眾組織中，以獲得那些大眾的政策，其結果，便會陷於使勞動大眾的前衛離開大眾而孤立的錯誤。

要之，嚴守勞動者的組織的獨立性，同時獲得在民族布爾喬亞化的影響下的民族革命的大衆，是勞動者的領導權確立基礎條件。如果沒有勞動大衆的領導權——革命黨的指導地位的確立——要完成殖民地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因而，殖民地被壓迫民衆，脫離一切形態的搾取和剝削，在先進各國勞動者的協助之下，走上充滿着經濟的向上和文化的發展之勝利的道路，也全然是不可可能的。



新青年百年叢書第一輯

編 輯 委 員 會

艾思奇 羊 聚 吳清友 吳 敏 柳乃夫 夏 衍 夏 農 漢 夫 錢亦石

帝國主義論讀本

現代哲學讀本

國防科學讀本

社會科學讀本

中國近代史讀本

世界史綱讀本

中國經濟讀本

蘇聯民族問題讀本

中日問題讀本

新政治學讀本

新經濟學讀本

新文學讀本

章漢夫著

艾思奇著

羊 聚著

胡伊默著

何幹之著

方天白著

王漁邨著

吳清友著

柳乃夫著

錢亦石著

吳 敏著

征 農著

預 定 全 輯 連 郵 三 元 八 角

廿六年三月九日
五洲書局文書店

識知礎基的題問族民地民殖

版初月二年六十二國民

不
許
製
復

中 山 耕 太 郎
武 藤 丸 南
陳 明

原 著 者
譯 者

一 般 書 店
上 海 環 龍 路 四 十 號

發 行 者

民 光 印 刷 公 司

印 刷 者

定 價 每 冊 二 角 五 分

#63

500025

